

乘风破浪的小镇

□ 李雪芳

“哇，赛艇，妈妈你瞧——”小跑在前的女儿看到一艘艘倏然而过的赛艇，激动得拍手欢跳。“看到了！你别激动。”说着我和老公不觉加快了脚步，跟上女儿朝赛艇小镇走去。

赛艇小镇，就是我们曹桥街道马厰村的村部，它因曾是春秋时期齐景公的驻马之地而得名。小镇依水而建，因马厰大桥而出名。现如今这个千年古镇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活力十足的赛艇小镇，确实极具吸引力，令从小在这里上学的我好奇不已：古老与现代的融合，小镇又会散发怎样的气息呢？

在期待中我们到了观光台。这是一个往河道里挑出两米多的水泥砌的平台，有五六级阶梯向下。我们跨下阶梯靠向栏杆，一艘艘白色的、红色的小艇如梭子般在航道中穿梭。划艇人缩脚，身子靠前；蹬脚，身子往后，用力扳桨。“哗——”小艇就如快鱼般前进！看得女儿拉起她爸爸的手直央求：“爸爸，我们也去试试嘛！”老公用眼神问我，“行啊，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呢……”我话还没说完，女儿就拉着我俩去对岸了。

拾级而上，看着脚下古石桥阶上的坑坑洼洼，

心却被感慨填满。桥西，记忆里冒着滚滚浓烟的低矮砖瓦厂已被高大的红马铸造厂取代；对岸，难以忘怀的村小如今是村部，儿时一直绕着跑的小宝塔松如今枝叶上挂满了村民祈福的红丝带，伟岸又庄重。桥东，就是赛艇小镇的主场地了。

来到赛艇区，一艘艘崭新的小艇腾空叠架在岸上。付了费，我跟女儿穿好救生衣选了艘红艇，老公一人选了艘白艇。工作人员教我们划艇技巧后推我们下水，“啊——”我和女儿紧张得大叫。扑通，身后一沉，我们下水了。

刚下水的我们就像第一次下水的小鸭，在水面上乱拨，老公忍不住笑我们：“白白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！”我急中生智提议：“毛毛，我喊左时，我们都划左桨；我喊右时，我们都划右桨。”“好！”我立马喊划桨口令，女儿妥妥配合，小艇真的乖乖前进了。我兴奋地大喊：“我们乘风破浪啦！”女儿也大喊：“我们用掉爸爸吧！”于是两艘小艇在航道里竞赛。

划了好一阵，累了，我们停下桨，任小艇漂浮，我们欣赏着这眼前的风景。南岸是新建的沿湖绿道，河畔间隔而种的垂柳枝在风中轻拂，真是“绊惹春风别有情，世间谁敢斗轻盈”呀，连看的人心情也

跟着“轻盈”起来。北岸是一排三层楼，政府征收了做成了民宿。一楼的墙面上绘上了金平湖、马厰村、水上赛艇等图画，二、三楼的阳台上挂着红灯笼，随风轻晃，给人岁月静好之感。

这时，教练看我们在欣赏风景，就靠过来唠嗑：“这儿风景不错吧？”“是啊！这儿的变化真大！三十年前我在这儿上学，只有一排平房，操场是煤渣铺的，一圈跑下来，齐刷刷都是小黑鞋。”女儿听得大笑。“以前也没有这些楼房，只有一些低矮的木门店铺，有卖香烛的、卖布匹的，对，还有个卖熟食的。雨天中午不能跑回家吃饭，我就在学校买二两饭，然后去熟食店花三毛买两块红烧豆腐干。”“妈妈，这儿以前很穷的嘛！”女儿说。“是啊，以前能解决温饱问题就算不错了，哪敢想住楼房！谁知，我们不仅建起了楼房，如今又都到城里买商品房了呢！”看着这些改成民宿的楼房我感慨道。“是啊，我们国家的发展真是快呀！”教练也感慨。

“哗——哗——”千年的河道里我们的小艇勇猛精进，余光里，两岸景物纷纷倒退，我们似乎在乘风破浪，赛艇小镇也在时代的激流里乘风破浪，昂首挺进……



柳拂银塘 吕海舟 作

雨中游恩施大峡谷

□ 陈年兴

5月24日，终于到了闻名遐迩的恩施大峡谷。从七星寨景区的地面缆车下来后，沿石梯也可步行上山，但为了节约时间和精力，我们采纳了导游的建议，坐客运索道车上山。索道车顺着云龙河峡谷西侧山坡上行，经小楼门“踏浪亭”南侧垭口到达上行站。车厢是全封闭式的，六个人挤在一块。索道车内视野开阔，可俯视七星寨全景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窗玻璃上一层水汽。外面的景物朦朦胧胧，同伴们举着手机却无从下手。老倪一本正经地说，要不我出去把窗玻璃擦一下。其他人都说，好啊，说话要算数啊！这家伙却咧着嘴端坐不动。索道全长2200多米，高度800多米，爬到外面去擦玻璃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透过模糊的车窗，还是可以看到底下一片葱绿中，有一些粉墙黄瓦的建筑，有的是酒店民宿，有的是山村民居。

到了山顶，环顾四周，群山都在我们脚下。跟着导游阿华，走进了七星寨的石崖迷宫。乍一看，以为到了云南石林，只是石壁上没有“石林”二字。这是又一处喀斯特地貌，一大片巨型柱状岩体，直立于陡坡之上，称之为“岩柱林”，形状各异，高低错落。穿行其间，如入迷宫。为防不测，导游一再叮咛：如遇岔路，一律往右。所幸直到结束，无一人掉队。有几处石壁之间，通道狭窄，仅供一人侧身而过。老姚和老沈，一对胖子，居然也挤过去了。老姚在挤过去时，故意大叫，卡住了，快来救我！鬼才信啊，连他的老婆都不理不睬，自顾自赶路。一堆乱石上，有一块长方形巨石，旁边的牌子上写着“悬棺高升石”。好端端的五星级景区，却弄口棺材作景点，岂不大煞风景。当地人却说凡见过此石者都会升官发财，长命百岁。这里也有一线天景观，确如一线嵌于崖缝之中，一端直通天际。因为防止山上落石伤人，在两边峭壁上拉起了铁丝防护网，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。

沿着步道盘旋而下，穿过一线天，豁然开朗，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了。这里有长五百多米的绝壁栈道，在细雨中如巨蟒盘缠山腰。栈道上的游客在巨蟒身上蠕动，头上五颜六色的雨伞，也成了自然山水之间一道风景。当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打败了项羽。今天的恩施人效法古人，结合现代技术，在绝壁上修建栈道。2006年动工，耗时一年零八个月。感谢栈道的开凿者，让我们饱览荆楚大地的奇山异水。雨，还是紧一阵慢一阵，天公就是不肯作美。我们只得穿着雨披或打着雨伞，紧赶慢赶，又想多拍几张照，手也不够用了。想起李健吾《雨中登泰山》别有风味，满载而归。我们现在是雨中游恩施大峡谷，也应该是别有情趣，不虚此行。果然在栈道上举目远眺，袅袅云雾从清江升起，缭绕于群山之间，群峰若有若无，时隐时现，无怪乎杜甫要说“荡陶生层云”，感叹“一览众山小”了。

途中景物俱佳。“朝天门”虽又小又窄，也可供数人歇息；“相思鸟”正耐心等待情人到来；“回音谷”余音绵绵，游人的狼嚎在山谷中回荡；“祥云火炬”点燃的火焰是绿色的，原因是那里有一棵松树；“雌雄菇”只不过是两根石柱上都戴着黑毡帽；“手风琴”的叶片太薄了，经不起游人抚摸而被隔离了，“母子石”上母子相拥舐犊情深……来到七星寨观景台，左边是“大楼门群峰”，一座座山峰如门扇排列；右边崖缝中有一棵百年树龄的“迎客松”，正挥手向游人致意。

顺着步道继续前行，前面两山之间，有一石柱兀立。这就是恩施大峡谷的镇谷之宝——“一炷香”。人们说，到恩施不游大峡谷，到大峡谷不看一炷香，等于没来大峡谷。多少人不辞辛劳长途跋涉，为的就是睹“一炷香”风采。所以，尽管导游说雨天“一炷香”可能看不清楚，我们还是不顾疲劳，喘着粗气往前赶。现在终于来到“一炷香”底

下。仰首细视，这“一炷香”也太高太粗了，估计连皇上也供不起。自下而上，足有150米高，底部直径6米，腰部最细处也有4米，又让人担心会不会一阵狂风吹来，把这炷香吹折了。央视新闻频道为此曾专门做了一期名为《“擎天一柱”千年不倒之谜》的专题报道，从力学、风向、地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考证，结果让人们大为放心。“一炷香”风吹不倒，雨打不动，在群山环抱中挺立千万年，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。它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这片神秘的土地。据说这根天柱是天神送给当地百姓的一炷难香。人间如有灾难，可将其点燃。天神看到袅袅青烟，即下凡来救苦救难，故称“难香”。晴空万里，白云缠绕柱顶，犹如燃香飘烟。阴雨天气，薄雾缭绕，又如美女披纱，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。现在，天上还是飘着雨丝，烟雨茫茫中，“一炷香”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我们在“一炷香”下拍了一大堆照片，才兴犹未尽地继续往下走。

路上有轿夫抬着滑竿，接送体力不支的游客。坡陡路险，空着两手，都觉得气喘吁吁，抬着一个大活人爬上爬下，真难以想象要消耗多少体力。抬轿的估计都是当地山民，有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，也有年逾五旬的“半老徐爹”，但都是皮肤黝黑，满脸油汗。而坐在轿里的则都是细皮嫩肉，白胖富态的城里人，自己不肯爬山走路，还嫌轿夫要价太高。印象中，这种滑竿是蒋介石、刘文彩或者南霸天才能坐的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只要有钱，都可以坐。一个愿抬，一个愿坐，两厢情愿，也不存在地位高低等级尊卑之类的问题。“一炷香”后面，还有一座双子塔，两峰对峙，仿佛两只巨大的竹笋竞势而上，一争高下。窃以为称之为“双笋峰”似乎更确切。双子塔山腰正在修建栈道，以后人们也可以上去游玩。走了半天山路，大家都气喘如牛，脚步沉重，下山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乘坐电动扶梯。

东湖行

（外两首）

□ 陇 耕

湖上莲开谁引风，驱车向北蜡灯红。
清秋摇落香盈袖，霁色交横胜画中。

感遇

一滩高覆水粼粼，如黛丹青几度新。
我与南风皆过客，觉来东海寄吟身。

游莫氏庄园

弦歌南北柳参差，小苑初凉寒意迟。
花底每邀秋士和，一窗红叶古今知。

窗外的夜

□ 卢 滴

书房的窗向北开放
黄昏，拉开花帘
看阑珊的灯火
捧出不夜城的剪影

夜色
欲将河流偷走
困了桥的目击
而放弃了初衷

深邃的夜幕中
若明若暗的灯火
在河谷里闪烁不定
水乡的小城
漂浮在粼粼的波光中

如一朵白莲花
晶莹
圣洁

蝉语

□ 张锦梁

清晨，朦胧中，传来蝉的鸣声——“知——了”“知——了”……

与一般叽叽喳喳的鸟儿不同，这蝉，总是拉长着腔调，有节奏地，不紧不慢地叫着。

然而，又是那样的执着。简直没有消停的时候。当人们刚被“知——了”唤醒时，有那么一股清爽之感，但接下来没完没了、单调乏味的鸣叫，则令人有些不耐烦了。

它究竟“知——了”些什么？今天又是个大热天吧。据说，天越热，这“知——了”叫得越来劲。

但也有人告诉我，这“知——了”不是它的叫声，而是它翅羽振动时的声音。气温高了，它要用翅羽的振动降温。

——这倒也是一种说法。不过，另也有人说，这“知——了”声是由它的“发声器”发出的。它可因气温、求偶、受惊等因素所致，发出不同的声音。名堂很多。但，都是雄的在折腾。而雌的则默默无语。这是雄蝉求偶的呼唤！看来，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。理由很简单，雌的也要降温——为啥它的翅羽不振？

蝉是很奇怪的小精灵。小小的幼虫从卵里孵化出来，秋风便将它吹落下来。一到地面，它就马上寻找柔软的土壤往下钻，潜伏在地下。少则两三年，多则十几年。才钻出土壤爬到树上脱去干枯的浅黄色的壳（这就是蝉壳，价比黄金），蜕变成成虫。

它生命的周期，绝大多数在地下修行。最长的竟达十七年之久，耐得黑暗，耐得寂寞。它不但要不受外界一切干扰，而且要没日没夜地修行以完善自身。其意志、其毅力可敬可叹！

只是成虫了，化成了蝉，才又飞上树梢搏命怒鸣：“知——了”“知——了”……

——它是那么珍惜其短暂的成年生命！人们只是疑惑，在黑暗中经历了漫长“闭关修炼”的蝉，必然“有所领悟”。那么，既已“知了”，何必“知——了”？

生怕人家不知道？有一位大家曾侃，平生最厌烦两种动物。一是青蛙——一触即跳；二就是这蝉——没完没了的“知——了”。

实际上，这着实是冤了蝉。蝉，与“禅”同音。因而其叫声“知——了”给人以特殊的遐想：

“知”者，即智慧。而此“了”，不是彼“了”。它表达的不是“完成与确定”的完成式，而是“晓解”“觉悟”“求是”的进行式。

于是，这“知——了”声，便是在催促人们以其智慧去索求真理。

用心良苦呀。蝉中有禅——蝉声便是无字之禅。